

母親的故事

玉霞出生在人口眾多的農家，身為長女的她，小學起便得分擔家務，幫忙照顧年幼的弟妹，雖然生活繁忙，她在學校的成績卻總是名列前茅，畢業時順利考上初中。但家境拮据的現實，使她不得不放棄升學，離家北上為人幫傭，賺錢供給家用。十九歲時，遇到生命中第一個男人——志文，大她十歲的志文，成熟穩重，言談風趣，很快便擄獲她的芳心。單純的她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已成為第三者，傻傻地編織著甜蜜的夢，沈浸在愛河中。直到懷孕，志文才向她坦承，在鄉下老家有另一個女人等著他，那是父親臨終前為他指定的結婚對象——秀枝，但他並不愛她，希望玉霞能跟他一起回去。玉霞禁不住志文的請求，只好答應。就這樣成為「細姨仔」，進入那個不屬於她的家。善良的玉霞絲毫沒享受新婚燕爾的情趣，反而得戰戰兢兢地瞧秀枝的臉色，深怕秀枝不願接納她。當時事業正起步的志文，總是來去匆匆，卻總沒忘記給玉霞帶禮物，但對秀枝卻冷冷淡淡，讓秀枝心中更增嫉恨。志文回家時，她對玉霞便表現得很熱絡，但志文一離去，卻馬上換了付面孔。並分派許多工作給玉霞，玉

霞為了家庭和諧，只能默默忍受。懷孕八個月時，玉霞挺著大肚子在狹窄的廚房，為下田割稻的工人準備午餐，沒有想到秀枝突然闖進來，破口大罵：「妳這個賤女人，動作慢吞吞的，知不知道現在幾點了！」邊動手推倒玉霞。玉霞壓抑許久的怒氣終於爆發，回身一巴掌打在秀枝臉上，說：「妳罵什麼！我忍妳很久了！」，錯愕中，秀枝呼天嗆地哭叫起來，並撲過去抓住玉霞的頭髮，兩人便扭打起來。吵鬧聲驚動了住隔壁的大伯，他趕緊跑過來將兩人分開，並打電話要志文回家處理。

此時志文才明白玉霞的委屈，但家族的壓力，卻不容許他站在玉霞那邊，因為在他們眼裡，玉霞只是外來的野女人，怎能動搖元配秀枝的地位呢？玉霞無奈地含淚離開，答應不再與志文連絡，條件是小孩她要帶走。玉霞將襁褓中的兒子——振文託給娘家，卻沒有臉留下，隻身到外地工廠，努力賺錢撫養小孩。依然年輕貌美的玉霞，吸引了不少追求者，由於有過失敗的婚姻，還帶個小孩，她自卑地拒絕了他們的邀約，假日總是急著回去看兒子。振文可愛的笑容，是她最大的安慰，每當工作勞累之際，只要翻看兒子的

相片，便能使她振奮精神。某次放假回去，卻看到桌上堆滿禮物，母親笑逐顏開地說：「工廠的林廠長來拜訪，說妳工作很認真，還買了這麼多東西，人真好又有禮貌，我看他好像對妳有意思哦！」玉霞的心怦然一跳，心想：「他竟然找到家裡來了。」林廠長的心意她並不是不知道，而且他也多次表明，不計較她的過去，只要願意接受他，他會好好照顧他們母子。母親希望她再嫁的態度使她軟化，加上振文逐漸長大，她希望給兒子一個正常的家庭，終於答應了廠長林國源的求婚。婚後兩人用心經營家庭，國源對振文也視如己出，原以為可以從此順遂，一家和樂，沒想到在一場工安意外中，國源被機器碾斷雙手，送醫急救後雖保住性命，雙臂卻無法縫合回去，成為殘障人士。更糟的是雇主聲稱是他自己操作不當，只願負責醫藥費，並趁機將他解雇了。

生活無著的玉霞只得一肩挑起重擔，要照料殘障的丈夫及年幼的兒子，她只能在家做手工，賺取微薄的工資過活。國源卻從此一蹶不振，性情大變，終日飲酒澆愁，酒後便找玉霞出氣，玉霞瞭解他的痛苦，總是好言相勸，但國源竟變本加厲，索性到外頭喝個

痛快，一回家便開口要錢，如果要不到，他便口出惡言說：「X！看不起我殘廢就是啦！」令玉霞心如刀割。幸好振文很爭氣，以優異的成績考上高中。但玉霞卻發現他對國源懷著強烈恨意，常常告訴她：「那個傢伙不是我爸，他只是個廢人！」兩人的衝突日趨嚴重，一次國源又喝醉酒，將玉霞辛苦做的手工翻倒，並咆哮著：「X！慫爸嘸免妳飼啦！」振文倏然衝過來，說：「你去死啦！」並動手推了他一把，國源竟因此跌倒撞到桌角，當場暈死過去。送到醫院時，國源已無生命跡象。醫生說他長期喝酒，身體已很虛弱，又撞到頭部顱內出血，恐怕回天乏術了。玉霞痛哭失聲，讓她傷心的不只是國源的死，振文更因此被判刑，須入獄服刑。在獄中，振文並未灰心喪志，反而安慰母親，無論如何請她要堅強地活下去，他在獄中會努力充實自己，好好表現，爭取早日假釋的機會，請母親一定要保重自己，等他出去。

這故事還未完，因為玉霞正是我的母親。人生的路也許很坎坷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有希望，天無絕人之路的。